



淮郡文獻志卷第十八

議

入粟贖罪議

蕭太傅



議曰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

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
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
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
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臧於民不足則
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
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
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歛以贍其困乏古
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
下希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
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

待單于議

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
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
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陛下聖
德克塞天地光被四表匈奴單于鄉風慕化奉
珍朝賀自古未之有也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
次在下望之曰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
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
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
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

嗣卒有烏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信讓行
乎蠻貉福祚流於亡窮萬世之長策也詔曰蓋
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令匈奴單
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
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
不名

贖死罪議

議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窮之
規永惟邊竟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
兵離饑寒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

費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聞天漢四年常使死
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
假貸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群盜竝
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克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
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
愚以為此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

烏孫持兩端議

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効可見前少主在烏孫
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
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

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

竇太后配饗議

陳少府

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家墓被發骸骨暴露與賊併尸魂靈汙染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

廣農議

東博士

議曰伏見詔書以倉廩不實闕有饑窮欲大興田農以播嘉穀此誠有虞戒大禹盡力之謂然農穰可致所由者三一曰天時不僭二曰地利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無霖霖之潤秋繁滂沱之惠水害失中零穰有請雖使羲和平秩后稷親農理疆畝於原隰勤蔗菘於中田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利可以計生人力可以課致詔書之旨亦將欲盡此理乎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萬計可申嚴此防令監司精察一人

失課負及郡縣此人力之可致也又司州十郡
土狹人繁三魏尤甚而豬羊馬牧布其境內宜
悉破廢以供無業業少之人雖頗割徙在者猶
多田豬菀牧不樂曠野貪在人間故謂壯土不
宜畜牧此誠不然案古今之語以為馬之所生
實在冀北大賈犴羊取之清渤放豕之歌起於
鉅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
豬羊斲草於空虛之田游食之人受業於賦給
之場此地利之可致者也昔騅駟在坳史克所
以頌魯僖却馬牧田老氏所以稱有道豈利之

所以會哉又如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汴水
停洿人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之功不足
為難舄鹵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彊大族惜其魚
捕之饒構說官長終於不破此亦谷口之謠載
在史篇謂宜復下郡縣以詳當今之計荆揚充
豫汙泥之土渠塢之宜必多此類最是不待天
時而豐年可獲者也以其雲雨生於畚甬多稌
生於決泄不必望朝隰而黃潦臻滎山川而霖
雨息是故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
明地利之重也宜詔四川刺史使謹案以聞又

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丘界今者繁甚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狹謂可徙還西州以克邊土賜其十年之復以慰重遷之情一舉兩得外實內寬增廣窮人之業以闢西郊之田此又農事之大益也

射鳥傷人棄市議

何中丞

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劾以犯蹕罪止罰金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於異制今滿名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案律過誤傷人三

歲刑况不傷乎微罰可也

母償子債坐不孝議

議曰法稱違犯父母教令恭謹有虧父母欲殺皆許之其所告唯取信於父母謹尋事原心嘉母辭自質錢為子償責嘉名雖犯教義而能名無請殺之辭今而殺之非也

子不宜隨母補兵議

議曰尋劫制同籍暮親補兵大功則不在例婦人三從既嫁送夫夫死送子今道舉為劫若其叔父尚存應制補謫妻子營居固其宜也但為

劫之時叔父已歿代公道生竝是從弟大功之親不合補謫今若以叔母為暮親今代公隨母補兵既乖大功不謫之制又失婦人三送之道由於主者守暮親之文不辨男女之異愚謂代公等母子竝宜見原

久喪不葬議

議曰禮云過葬當謂荒儉一時故許其稱財而不求備丁况三家數十年中葬輒無棺襯實由淺情薄恩同於禽獸者耳竊以丁寶等同伍積年未曾勸之以義繩之以法十六年冬既無新

科又未申明舊制有何嚴切歟然相糾或由隣曲分爭以興此言如聞在東諸處此列既多江西淮北尤為不少若但謫此三人殆無所肅開其一端則互相恐動臣愚謂况等三家且可勿問因此附定制旨若人葬不如法同伍當即糾言三年除服之後不得追相告引

新婦覲見議

徐侍中

議曰儀禮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雜記又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政言婦是外宗未審嫺令所以停坐三朝觀其四德舅延外客

姑率內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於舅姑本
有戚屬不相瞻者夫人乃妃姪女有異他姻覲
見之儀謂應可略

楚議

張宛丘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楚人之志也而言卒驗者
何也曰殺人者必見殺雪人者還自雪自有覆
載以來未有能免者何則天道也秦滅六國秦
雖滅乎楚楚怨秦最深怨深者復之必力人事
也此理之必至又何怪焉

表

叙功銓德表

劉車騎

表曰被中詔勅臣隨資品選補諸缺吏夫慶賞
威刑非臣所專且知人則哲聖帝所難非臣闇
蔽所能斟酌然萬事有機毫釐宜慎謹奉詔書
差所應用蓋崇化莫若貴德則所以濟屯故太
上立德其次立功也頃者多難淳朴彌凋臣輒
以徵士伍朝補零陵太守庶以懲波蕩之弊養
退讓之操臣不以武前退於宛長史陶侃參軍
蒯恒牙門皮初勳力致討蕩滅姦凶侃恒各以
始終軍事初為都戰帥忠勇冠車漢沔清肅實

文獻志 卷之九
機輒遣軍討弁即梟其首弁雖貪亂欲為荼毒
由臣劣弱不勝其任令弁肆心以勞資弁敢引
覆餗之刑甘受專輒之罪

謝隨恩被原表

鮑參軍

臣言即日被曹宣命元統內外五刑以下浩澤
盪汰臣亦預焉得從漢律故謬之辨閭遭周典
肆箚之科大喜卒至非顛所圖魚愕鷄睨且悚
且慙臣誠下愚不達義方然君尊臣恭豈同犬
馬且常侍臣淵穆疏草即臣所作助人為恭猶
加敬憶自己率禮寧敢慢忘由臣悴賤可悔可

誣曾參殺人臣豈無過寢病幽栖無援朝列身
孤節卑易成論破幸大明臨下仁道毓物澤洎
翺走臣覃末慶然古人有言揚者易生之木也
一人植之十人拔之無生揚矣何則植之者難
拔之者易况臣一植之功不立衆拔之過屢至
同彼風霜異此貞脆書稱天秩有禮易載神福
在謙臣之謙禮理謝福秩仰銜俯媿行歎坐戚
即欲顛沛拜恩下庭但臣病久柴羸不堪冒涉
小得趨馳星駕登路不勝荷佩之誠謹上疏以聞
為柳令謝驃騎表

初等之勳也司馬法賞不踰時欲人知為善之速福也若不超報無以勸狗功之士慰熊羆之志臣以初補襄陽太守侃為府行司馬使典論功事恒為山都令詔惟令臣以散補空缺然汴鄉令虞潭忠誠烈正首唱義舉善以教不能者勸臣輒特轉潭補醴陵令南郡廉吏仇勃母老疾困賊至守衛不移以致拷掠幾至隕命尚書令史郭貞張昌以為尚書郎欲訪以朝議遁不出昌質其妻子避之彌遠勃孝篤著於臨危貞忠屬於彊暴雖各四品皆可以訓獎臣子

長益風教臣輒以勃為歸鄉令貞為信陵令皆功行相參循名校實

專輒討弈請罪表

臣以凡才謬荷國恩任司方州奉辭代罪不能奮揚雷霆折衝萬里軍退於宛分受顯戮猥蒙含宥被遣之職即進達所鎮而范陽王虓先遣前長水校尉張弈領荊州臣至不受節度擅舉兵距臣今張昌姦黨初平昌未梟擒益梁流人蕭條猥集無賴之徒易相扇動颯風駭蕩則滄海橫波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比須表上慮失事

文獻志 卷之九
九
機輒遣軍討奔即梟其首奔雖貪亂欲為荼毒
由臣劣弱不勝其任令奔肆心以勞資斧敢引
覆餗之刑甘受專輒之罪

謝隨恩被原表

鮑參軍

臣言即日被曹宣命元統內外五刑以下浩澤
盪汰臣亦預焉得從漢律故謬之辨闇遭周典
肆眚之科大喜卒至非顛所圖魚愕鷄睨且悚
且慙臣誠下愚不達義方然君尊臣恭豈同犬
馬且常侍臣淵穆疏草即臣所作助人為恭猶
加敬憶自己率禮寧敢慢忘由臣悴賤可悔可

誣曾參殺人臣豈無過寢病幽栖無援朝列身
孤節卑易成論破幸大明臨下仁道毓物澤洎
翺走臣覃末慶然古人有言揚者易生之木也
一人植之十人拔之無生揚矣何則植之者難
拔之者易况臣一植之功不立衆拔之過屢至
同彼風霜異此貞脆書稱天秩有禮易載神福
在謙臣之謙禮理謝福秩仰銜俯媿行歎坐戚
即欲顛沛拜恩下庭但臣病久柴羸不堪冒涉
小得趨馳星駕登路不勝荷佩之誠謹上疏以聞
為柳令謝驃騎表

文獻志 卷之十
臣言伏承詔書加臣驃騎將軍餘如故顧循空
薄屢墜成命仰當天寵伏抱慙灼臣素陋人本
絕分望適野謝山川之志輟畊無鴻鵠之歎宦
希鄉部富期農牧夙當昌朝早值恩洽天網紛
橫皇曆歸聖左輪不殷良馬未汗功半下列爵
超上賞奮迹騰光參駕龍服翰起雲飛拂翼虹
路雖曩之脫駕拖紫矜檐丹轂方之微臣彼安
足齒齊此而歸懼塵王度况遂頻煩重彰濫越
伏願天德曲成資始令終雨露之惠自華及殞
特屈慈獎降申愚固則綢繆之施復踰造物不

勝感躍惶駭之情謹拜表以聞

謝秣陵令表

時為中書舍人

臣照言即日被尚書召以臣為秣陵令臣負插
下農執羈末皂情有局塗志無遠立邁命逢天
得汗官牒不悟恩澤無窮謬當獎試用謝刀筆
猥承宰職豈是闇懦所能克任今便抵召違離
省闈係戀罔極不勝下情謹拜表以聞

上五禮表

徐光祿

表曰夫禮以安上化民弘風訓俗經國家利後
嗣者也唐虞三代咸必由之在乎有周憲章尤

備因殷革夏損益可知雖復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文三百威儀三千其大歸有五即宗伯所掌曲禮吉為上凶次之賓次之軍次之嘉為下也故祠祭不以禮則不齊不莊喪紀不以禮則背死忘生者衆賓客不以禮則朝覲失其儀軍旅不以禮則致亂於師律冠昏不以禮則男女失其時為國脩身於斯攸急洎周室大壞王道既衰官守斯文日失其序暴秦滅學埽地無餘漢氏鬱興日不暇給猶命叔孫於外野方知帝王之為貴末葉紛綸遞有興毀及東京曹褒南

官制述集其散略百有餘篇雖寫以尺簡而終闕平奏其後兵革相尋異端互起章句既淪俎豆斯輟方領矩步之容事滅於旌鼓蘭臺石室之典用盡於帷蓋至于晉氏爰定新禮荀顛制之於前摯虞剛之於末既而中原喪亂罕有所遺江左草創因循而已釐革之風是則未暇伏惟陛下睿明啓運光天改物撥亂惟武經俗以文作樂在手功成制禮弘於業定伏尋所定五禮起齊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于時參議置新舊學士十人止修

五禮諮稟衛將軍丹陽尹王儉學士分任郡中
制作歷年猶未克就及文憲薨遺文散逸又以
事付國子祭酒何胤涉九載猶復未畢建武四
年胤還東山齊明帝勅委尚書令徐孝嗣舊事
本末隨在南第永元中孝嗣於此遇禍又多零
落當時鳩集所餘權付尚書左丞蔡仲熊驍騎
將軍何佟之共掌其事時禮局住在國子學中
門外東昏之時頻有軍火其所散失又踰大半
天監元年佟之啓審省置之宜勅使外詳時尚
書參詳以天地初革庶務權輿宜俟隆平徐議

刪撰欲且省禮局併還尚書儀曹詔旨云禮壞
樂闕故國異家殊寔宜以時脩定以為永準於
是尚書僕射沈約等參議請五禮各置舊學士
一人人各自舉學士二人相助抄撰其中有疑
者依前漢石渠後漢白虎隨源以聞請旨斷決
乃以舊學士右軍記室參軍明山賓掌吉禮中
軍騎兵參軍嚴植之掌凶禮中軍田曹行參軍
賀瑒掌賓禮征虜記室參軍陸璉掌軍禮右軍
參軍事司馬聚掌嘉禮尚書右丞何佟之總參
其事佟之亡後以鎮壯諮議參軍伏暄代之又

以昫代嚴植之掌凶禮昫尋遷官以五經博士
繆昭掌凶禮復以禮儀深廣記載殘缺宜須博
論共盡其致更使鎮軍將軍丹陽尹沈約太常
卿張克及臣三人同參厥務臣又奉勅總知其
事未又使中書侍郎周捨庾於陵復豫參知若
有疑義所掌學士當職先立議通諮五禮舊學
士及參知各言同異條牒啓聞決之制旨疑事
既多歲時又積制旨裁斷其數不少莫不網羅
經誥玉振金聲凡諸奏決皆載篇首具列聖旨
為不刊之則寧孝宣之能擬豈孝章之足云五

禮之職事有繁簡及其列畢不得同時嘉禮儀
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七日上尚書合有二帙一
百一十六卷五百三十六條賓禮儀注以天監
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書合十有七帙一百三
十三卷五百四十五條軍禮儀注以天監九年
十月二十九日上尚書合有八帙一百八十九
卷二百四十條吉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
月十日上尚書合二十有六帙二百二十四卷
一千五條凶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
七日上尚書合四十有七帙五百一十四卷五

千六百九十三條大凡一百二十帙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條又列副秘閣及五經典書各一通繕寫校定以普通五年二月始獲完畢竊以撰正履禮歷代罕就皇明在運厥功克成周代三千舉其盈數今之八千隨事附益質文相變故其數無倍猶如八卦之爻因而重之錯綜成六十四也臣以庸識謬司其任淹留歷稔允當斯責無勒成之初未遑表上寔由才輕務廣思力不周永言慙惕無忘寤寐自今春輿駕將親六師搜尋軍禮閱其條章靡不該備

可以縣諸日月頌之天下者矣

代文潞公謝太皇太后表 張宛丘

稽留君命敢求免於刑誅惠養老臣不使勞其筋力仰睿私之從欲撫衰志以知榮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厚德無疆至仁在上神孫臨祭知保佑之聖功多士克庭見肅雍之盛德恩及草木喜同天人臣幸以餘齡獲逢盛旦雖遵豆駿奔之事徒有心哉而禮樂大備之時為後死者豈不偶爾尚足矜榮

牋

答東阿王牋

陳軍謀

琳苑罪苑罪眚加恩辱命竝示龜賦披覽粲然
君侯體高俗之村秉青萍干將之器拂鐘無聲
應機立斷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
音義既遠清辭妙句焱絕煥炳譬猶飛兔流星
超山越海龍驥所不敢追况於駑馬可得齊足
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蚩
鄙益著載懽載笑欲罷不能謹韞櫝玩耽以為
吟頌琳苑罪苑罪

為孔導辭建安王牋

何水部

士實塗泥芙蓉非竹箭昔逢際會忝申名質悠悠
漢水獨鶩輕舟雖慕義如歸而暗投多懼遂禮
頻上席慶比後車感此隆遇久知輕死軒蓋出
內歷念陪遊府朝升進隨事多幸賜餘論於顏
色奉德音於宴和藉此增榮遂延繆價今便除
名身非木石戀同犬馬雖朝夕曳裾無違接恃
而職務一離有同賓客瞻堦下拜屑涕無從永
言僚故載懷罔已頡頏之禽慚悲於出幕蒙茸
之獸結志於首丘

書

答陳琳書

臧太原

隔濶相思發於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
趣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為愴恨可為心哉前日
不遺比辱雅贖述叙禍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即
奉答者既學薄才鈍不足塞詰亦以吾子攜負
側室息肩主人家在東州僕為仇敵以是事人
雖披中情墮肝膽猶身疏有罪言甘見怪方首
尾不救何能恤人且以子之才竊該典籍豈將
闇於大道不達余趣哉然猶復云云者僕以是
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將以救禍也必欲筭計

長短辯詰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之更不
明不言無所損又言傷告絕之義非吾所忍行
也是以捐棄紙筆一無所答亦冀遙忖其心知
其計定不復渝變也重獲來命援引古今紛紜
六紙雖欲不言焉得已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
特蒙傾蓋恩深分厚遂竊十州寧樂今日自還
接刃乎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
周旋撫弦擲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何者自以
輔佐主人無以為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當受
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不

悅本州見侵郡將遘牖里之厄陳留克創兵之
謀謀計棲遲喪忠孝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之
分揆此二者與其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
友之道輕重殊塗親䟽異畫故便收淚告絕若
使主人少垂故人住者側席去者克已不汲汲
於離友信刑戮以自輔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為
今日之戰矣何以効之昔張景明親登壇歆血
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以
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
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

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濱于死亡劉子璜奉使
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
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輒僵斃麾下不蒙虧除
僕雖不敏又素不能原始見終觀微知著竊度
主人之心豈謂三子宜死罰當刑中執實欲一
統山東增兵討讎懼戰士狐疑無以沮勸故抑
廢王命以崇承制慕義者蒙榮待放者被戮此
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故僕鑒戒前人困
窮宛戰僕雖下愚亦嘗聞君子之言矣此實非
吾心也乃主人招烏凡吾所以背棄國民用命

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是以獲
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為吾規
無乃辭同趣異非吾子所為休戚者哉吾聞之
也義不背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為親援
中扶郡將以安社稷一舉二得以徼忠孝何以
為非而足下欲使吾輕本破家均君主主人
之於我也年為吾兄分為篤友道乖告去以安
君親可謂順矣若子之言則包胥宜致命於伍
員不當號哭於秦庭矣苟區區於攘患不知言
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圍不解救兵未至

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屈節而苟生勝
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
筆以求生故身著圖象名垂後世况僕據金城
之固驅上民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為一年之資
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及畊哉但懼秋
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奮力作難壯
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誠耳主人當
鑒我曹輩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盛怒
暴威於吾城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為救獨
不念黃巾之合送邪加飛燕之屬悉以受王命

矣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
卒能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
嫌哉况僕親奉承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且
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授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
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
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末離努力
努力夫復何言

與許文休三書

王司徒

文休足下消息平安甚善甚善豈意脫別三十
餘年而無相見之緣乎詩人比一日之別於歲

月豈况悠悠歷累紀之年者哉自與子別若沒
而復浮若絕而復連者數矣而今而後居升平
之京師攀附於飛龍之聖主儕輩畧盡幸得老
與足下竝為遺種之叟而相去數千里加有遭
蹇之隔時聞消息於風聲託舊情於思想耿耿
異處與異世無以異也往者隨軍到荊州見鄧
子孝桓元將粗聞足下動靜云夫子既在益州
執職領郡德素規矩老而不墮是時侍宿武皇
帝於江陵劉景升聽事之上共道足下於通夜
拳拳饑渴誠無已也自天子在東宮及即位之

後每會群賢論天下髦雋之見在者豈獨人盡
易為英士鮮易取最故乃猥以原壤之朽質感
夫子之情聽每叙足下以為謀首豈其注意乃
復過於前世書曰人惟求舊易稱同聲相應同
氣相求劉將軍之與大魏兼而兩之總此二義
前世邂逅以同為睽非武皇帝之旨頃者蹉跌
其泰而否亦非足下之意也深思書易之義利
結分於宿好故遣降者送吳所獻致名馬貂罽
得因無嫌道初開通展叙舊情以達聲問久濶
情愴非夫筆墨所能寫陳亦想足下同其志念

今者親生男女凡有幾人年竝幾何僕連失二
男一女今有二男大男名肅年二十九生於會
稽小兒裁歲餘臨書愴恨有懷緬然

第二書

過聞受終於文祖之言於尚書又聞歷數在躬
允執其中之文於論語豈自意得於老耄之齒
正值天命授於聖主之會親見三讓之弘辭觀
衆瑞之總集覩升堂穆穆之盛禮瞻燔燎焜耀
之青烟于時忽自以為處唐虞之運際於紫微
之天庭也徒慨不得攜子之手共列於世有二

子之數以聽有唐欽哉之命也子雖在裔土想亦極目而迴望側耳而遐聽延頸而鶴立也昔汝南陳公初拜不依故嘗讓上卿於李元禮以此推之吾宜退身以避子位也苟得避子以竊讓名然後緩帶委質游談於平勃之間與子共陳注時避地之艱辛樂酒酣讌高談大噱亦足遣憂而忘老捉筆陳情隨以喜笑

第三書

前夏有書而未達今重有書并致前問皇帝既深悼劉將軍之早世又愍其孤之不易又惜使

足下孔明等士人氣類之徒遂沈溺於羗夷異種之間永與華夏乖絕而無朝聘中國之期緣瞻睇故土桑梓之望也故復運慈念而勞仁心重下明詔以發德音申勅朗等使重為書與只下等以足下聰明揆殷勤之聖意亦足悟海岱之所常在知百川之所宜注矣昔伊尹去夏而就殷陳平違楚而歸漢猶曜德於阿衡著功於宰相若足下能弼人之遺孤定人之猶豫去非常之偽跡事授命之大魏客主無不世之榮名上下蒙不朽之常耀功與事竝聲與勳著考績

効足以超越伊呂矣既承認詔直且服舊情情不能已若不言足下之所能陳足下之所見則無以宣明詔命弘光大之恩叙宿昔夢想之思若天啓衆心子導蜀意誠此意有攜手之期若險路未夷子謀不從則懼聲問或否復面何由前後二書言每及斯希不切然有動於懷足下周游江湖以暨南海歷觀夷俗可謂徧矣想子之心結思華夏可謂深矣為身擇居猶願中土為王擇居豈可以不繫意於京師而持疑於荒裔乎詳思愚言速示還報也

為曹洪與魏文帝書

陳軍謀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侈意奢說事頗過其實得九月二十日書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為念欲遠以為懽故自竭老夫之思辭多不可一二粗舉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義而彊古今常有故唐虞之世蠻夷

猗夏周宣之盛亦讎大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
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之地勢謂為
中才處之殆難倉卒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序王
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
以斃戎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
以不敵哉昔鬼方聾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三
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
之軍孟津有再駕之後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
功焉未有星流景集飈奮霆擊長驅山河朝至
暮捷若今者焉由此觀之彼固不建下愚則中

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而來使乃
以為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蹇猶無所救竊又
疑焉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
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
加戎季梁猶在彊楚挫謀槩至衆賢奔紂三國
為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
縈帶為垣高不可登折箸為械堅不可入若乃
距陽平據石門據八陣之列騁奔牛之權焉肯
土崩魚爛哉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
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

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
者效王豹之謳游睢渙者學藻績之綵間自入
益部仰司馬楊王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故
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為倩人
是何言歟夫騷驥垂耳於垆牧鴻雀戢翼於汗
池褻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鳥外廢之下乘也
及其整蘭筋揮勁翮陵厲清浮顧盼千里豈可
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哉恐猶未信丘
言必大噓也洪白

登大雷岬與妹書

鮑參軍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猥至
渡沂無邊險徑遊棧石星飯結荷衣水宿旅客
貧辛波路壯闊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塗登
千里日踰十晨嚴風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為客
如何如何向因涉頓憑觀川陸遨神清渚流涕
方曛東顧三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窺地門之
絕景望天際之孤雲長圖大念隱心者久矣南
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差代雄凌
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東則砥
原遠隰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

起思鳥群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
演湖鯀通連芡蒿攸積菰蘆所繁栖波之鳥水
化之蟲智吞禹疆捕小獮噪驚聒紛乎其中西
則回江永指長波天合滔滔何窮漫漫安竭創
古迄今舳舻相接思盡波濤悲滿潭壑煙歸八
表終為野塵而是注集長寫不測修靈浩盪知
其何故哉西南望廬山又特驚異基壓江潮峰
與辰漢連接上常積雲霞雕錦褥若華夕曜巖
澤氣通傳明散綵赫似絳天左右青靄表裏紫
霄從嶺而上氣甚金光半山統以下為黛色信

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若滾洞所積
壑所射鼓怒之所逐擊湧復之所宕滌則上窮
荻浦下至稀洲南薄鷺瓜壯極雷激削長埤短
可數百里中騰波觸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寫
泄萬壑輕煙不流華鼎振潛弱草朱靡洪連隴
蹙散渙長驚電透箭疾穿溘崩聚坻飛嶺覆回
沫冠山奔濤空谷礎石為之摧碎倚岍為之壑
落仰視大火俯聽波聲愁魄脅息心驚慄矣至
於繁化殊育詭質怪章則有江鵝海鴨魚蛟水
廡之類豚首象鼻芒鬚針尾之族石蟹土蚌燕

箕雀蛤之疇折甲曲牙逆鱗返舌之屬掩沙漲
被草渚浴雨排風吹滂弄翮夕景欲沉曉霧將
合孤雛寒嘯遊鴻遠吟樵蘇一歎舟子再泣誠
足悲憂不可說也風吹雷飈夜戒前路下弦內
外望達所屆寒暑難適汝專自慎夙夜戒護勿
我為念恐欲知之聊書所觀臨塗草感辭意不周

辭司徒記室書

劉郡丞

奉教使恭召會當停公事但念生平素抱有乖
恩顧吾性拙人間不習仕進昔嘗為行佐便以
不能及公事免黜此春者所共知也量已審分

不敢期榮夙嬰貧困加以踈懶衣裳容髮有足
駭者中以親老供養褰裳徒步脫爾逮今二代
一紀先朝使其更自脩正勉勵於階級之次見
其縵縷或復賜以衣裳表緒諸公咸加勸勵終
於不能自反也一不復為安可重為哉昔人有
以冠一免不重加於首每謂此得進止之儀又
上下年尊益不願居官次廢晨昏也先朝為此
曲申從許故得連年不拜既習此歲久又齒長
疾侵豈宜攝齋河間之聽廁迹東平之僚本無
絕俗之操亦非能偃蹇為高此又聽覽所當深

察者也近初奉教便自希得託迹客游之末而
固辭榮級其故何邪以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
延四方之士有追申白而入楚羨鄒枚而游梁
吾非敢叨夫曩賢庶欲從九九之遺迹既於聞
道集泮不殊而幸無職司拘礙可得奉溫清展
私計志在此耳

與尚書令袁粲書

丘餘杭

臨幾新亭獨能抽筆弗顧者唯有丘巨源當崩
天之敵抗不測之禍請問海內此膽如何使桂
陽得志身若不轅裂軍門則應腰斬都市嬰孩

脯膾伊孰可念

為衡山侯與婦書

何水部

昔人遊遨洛汭會遇陽臺神仙彷彿有如別離
帳前微咲涉想猶存而幄裏餘香從風且歇掩
屏為疾引領成勞鏡想分鸞琴悲別鶴心如膏
火獨夜自燒思等流波終朝不息始知萋萋謖
草忘憂之言不實團團輕扇合歡之用為虛路
邇人遐音塵寂絕一日三秋不足為喻聊陳往
翰寧寫款懷遲枉瓊瑤慰其杼軸

諭子書

徐光祿

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致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門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耳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詳求此言非徒謂也吾雖不敏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悉薦便宜或使創開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舻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衆事皆拒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

紛紜中年聊於東田開營小園者非存播藝以要利入正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間曠終可爲宅儻獲懸車致仕實欲歌哭於斯慧日十住等既應營婚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爲逆旅舍爾何事須華常恨世人謂是我宅古注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闥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爲培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存廣大唯幼德

處小以為好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修東
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
為不少既牽挽不至又不可中塗而輟郊間之
園遂不辨保貨與韋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
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
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塍陌交通渠畎
相屬華樓迥榭頗有登眺之美孤峰藂薄不無
糾紛之興瀆中竝饒菰浦湖裏殊富芰蓮雖云
人外城闕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
事非有吝心蓋是事意所至爾憶謝靈運山家

詩云中為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
十載矣今為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
吾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須
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聖典亦稱何
以聚人曰財况世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湖
熟田地甚為舄鹵彌復可安所以如此非物競
故也雖事異寢丘聊可髣髴孔子曰居家理故
事可移於官既已營之宜使成業進退兩亡毋
貽耻笑若有所收穫汝可自分贍內外小大宜
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露之諸女耳汝既居

長故有此及凡為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
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
身而身先若能爾者便招巨利汝當自勗見賢
思齊不宜忽畧以棄日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
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今之所勅畧言此意
政謂為家以來不事資產暨立墅舍似乖舊業
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殫
牽課奉公畧不克舉其中餘暇纔可自休或復
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間隙負杖
躡屩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

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
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既定此書又行凡所資
須付給如別自茲以後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
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水湯旱豈如之何若其
滿庾盈箱爾之幸遇如斯之事過茲無俟令吾
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
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

使東魏值侯景亂與北齊尚書令求還

書

徐左光祿

叩頭叩頭夫一言所感凝輝照於魯陽一志宜

通飛泉涌於踈勒况復元首康哉股肱良哉隣
國相聞風教相期者也天道窮剝鍾亂本朝特
計馳惶公孫鯁懼而骸骨之請徒淹歲寒顛沛
之析空盈卷軸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執事
不聞之乎昔分鼇命鴈之世觀河拜洛之年則
有日烏流災風禽騁暴天傾西柱地缺東門盛
早坼三州長波含五岳我大梁膺金圖而有亢
纂玉鏡而猶屯何則聖人不能為時斯固窮通
之恒理也至若荊州刺史湘東王機神之本無
寄名言陶鑄之餘猶為堯舜雖復六代之舞陳

於總章九州之音登於司樂虞夔拊石晉曠調
鍾未足頌此英華無以宣其盛德者也若使郊
裡楚翼寧非祀夏之君龕定京師即是匡周之
霸豈徒幽王徙雍朞月為都姬帝遷河周年成
邑方今越裳藐藐馴雉北飛肅慎茫茫風牛南
偃吾君之子含識知歸而答昔云何所投身斯
所未喻一也又聞晉熙等郡皆入貴朝去我潯
陽經塗何幾至於鐺鐺曉漏的的宵烽隔淑浦
而相聞臨高臺而可望泉流寶蓋遙憶溢城峰
號香爐依然廬岳日者鄱陽嗣王範治兵匯派

屯戍淪波朝夕牋書春秋方物吾無從以躡履
彼有路而齊鑣豈其然乎斯不然矣不謂邵陵
王綸通和此國郢中上客雲聚魏都鄴下公卿
風馳江浦豈盧龍之逕於彼新開銅馳之街於
我長閉何彼途甚易非勞於五丁我路爲難如
登於九折地不私載何其爽歟而答旨云還路
無從斯所未喻二也又晉熙廬江義陽安陸皆
云款附非復危邦計彼中途便當靜晏自斯以
北桴鼓不鳴自此以南封疆未一如其境外脫
殞輕軀幸非邊吏之羞何在匹夫之命又此實

遊通無貨殖忝非韓起聘鄭私買玉環吳札過
徐躬要寶劍由来宴錫凡厥囊裝行役淹留皆
已虛罄散有限之微財供無期之久客斯可知
矣且據圖刎首愚者不爲運斧全身庸流所覽
何則生輕一髮身重千鈞不以賈盜明矣骨肉
不任克鼎俎皮毛不足入貨財盜有道焉吾無
憂也又公家遣使脫有資須本朝非隆平之時
遊客豈皇華之勢輕裝獨宿非榮聚橐之儀微
騎間行寧望輜軒之禮歸人將從私具騾驢緣
道寧郵唯希蔬粟若曰留之無煩於執事遣之

有費於官司或以顛沛為言或云資裝可懼固
非通論皆是外篇斯所未喻三也又若以吾徒
應還侯景侯景凶逆殲我國家天下含靈人懷
憤厲既不獲投身杜稷衛難乘輿四豕磔蚩尤
千巒割王莽安所謂俛眉頓膝歸奉寇讐佩弭
腰鞬為其皂隸又日者通和方鼓曩睦克人徂
詐遂駭狼心頗疑宋萬之誅彌懼荀瑩之請所
以奔蹄勁角專恣憑陵凡我行人偏膺讐憾政
當菹筋醢骨抽舌探肝於彼克情猶當未雪海
內之所知也君侯之所具焉又聞本朝王公居

人士女風行雨散東播西流城闕丘墟葦蓬蕭
瑟偃師還望咸為草萊霸陵回首皆露霜露此
又君之所知也彼以何義爭免寇讐我有何勳
爭歸委質昔鉅平貴將懸重於陸公叔向名流
深知於醜蔑吾雖不敏常慕前脩不圖明庶為
懷翻其以此量物昔魏氏將亡群克挺爭諸賢
戮力想得其朋為葛榮之黨也為邢杲之徒耶
如曰不然斯所未喻四也又假使吾徒還為克
黨侯景生於趙代家自幽恒在則台司行為連
率山川形勢軍國彛章不勞請箸為籌便當屈

指能筭景以逋逃小醜羊豕同群身寓江臯家
留河朔鄉井鄉邑如鬼如神其不然乎抑又君
之所知也且夫宮闕秘事皆若雲霄英俊訂謨
寧非帷幄或佯驚以定策或焚橐而奏書朝廷
之士猶難參預羈旅之人何階耳目至於禮樂
沿革刑政寬猛謳歌已遠萬舞成風不知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也安在搖其牙齒為間諜者哉
若謂復命西朝終奔東虜雖齊梁有隔尉候奚
殊豈以河曲之難浮而曰江關之有濟河橋馬
度曾非宋典之姦闕路鷄鳴皆是田文之客何

其通蔽乃爾相妨斯所未喻五也又兵交使在
雖著前經儻同狗僕之尤追肆韓山之怒則凡
諸元帥竝釋縲囚爰及偏裨同加恩禮乃至鍾
儀見赦朋哭遵途衰老蒙歸虞歌引路吾等張
旌拭玉脩好尋盟涉泗之與浮河郊勞至于贈
賄公恩既備賓敬無違今者何嘗翻蒙貶責若
以此為言斯所未喻六也若曰妖氛永久喪亂
悠然哀悼奔波存其形魄固已銘茲厚德戴此
洪恩譬渤澥而俱深方嵩華而猶重但山梁飲
啄非有意於籠樊江海飛浮本無情於鍾鼓况

吾等營魂已謝餘息空留悲默為生何能支久
是則雖蒙養護更天天年若以此為言斯所未
喻七也若云逆豎戮夷當聽反命高軒繼路飛
蓋相隨未解其言何能善謹夫屯亨治亂豈有
意於前期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
有四介已知命儻又杖鄉計彼侯生肩隨而已
豈銀臺之要彼未從師金皂之方吾知其訣正
恐南陽菊水竟不延齡東海桑田無由佇望若
以此為言斯所未喻八也足下清襟勝託書囿
文林凡曰洪荒終乎幽厲如吾今日寧有其人

爰至春秋微宜商畧夫宗姬珍墜霸道昏凶或
執政之多門或陪臣之涼德故滅孫有禮翻囚
與國之賓周伯無讐空怒天王之使遷箕卿於
兩館繫驥子於三年斯匪貪亂之風邪寧比當
今之高烈也至於雙嶠且帝四海爭雄或構趙
而侵燕或連韓而謀魏自求盟於楚殿躬奪璧
於秦庭輸寶鼎以託齊王憑安車而誘梁客其
膏脣販舌分路揚鑣無罪無辜如兄如弟逮乎
中陽受命天下同規巡省諸華無聞幽辱及三
方之霸也孫甘言以媵媚曹屈詐以羈縻旌軫

歲到於勾吳冠蓋年馳於庸蜀則客嘲殊險賓
戲已深共盡遊談誰云猜忤若使搜求故實脫
有前蹤恐是叔世之奸謀而非為邦之勝畧也
抑又聞之雲師火帝澆淳乃異其風龍躍麟驚
王霸雖殊其道莫不崇君親以銘物敬敬養以
治民預有邦家曾無隆替吾奉違溫清仍屬亂
離寇虜猖狂公私播越蕭軒靡御王舫誰持瞻
望鄉關何心天地自非生憑廩竹身出空桑行
路含情猶其相愍嘗以擇官而仕非曰孝家擇
事而趨非云忠國况乎欽承有道驂駕前王郎

吏明經鴟鳶知禮巡方省化咸問高年東序西
膠皆遵耆耄吾以珪璋玉帛通聘來朝屬世道
之屯期鍾生民之否運兼年累載無申元直之
祈銜泣吞聲長對公問之怒情禮之訴翻同逆
鱗忠孝之言皆應封舌是所不圖也非仰望也
且天倫之愛何得忘懷妻子之情誰能無累夫
以清河公主之貴餘姚書佐之家莫限高卑皆
被驅掠自東南醜虜抄敗饑民臺署郎官俱餒
牆壁况吾生離死別多歷暄寒孀室嬰兒何可
言念如得身還鄉壤躬自推求猶冀提攜俱免

凶雷夫四聰不達華陽君所謂亂臣百姓無冤
孫叔敖稱爲良相足下高才重譽參贊經綸非
虎非龍闕詩聞禮而中朝大義曾未矜論清禁
嘉謨安能相及諤諤非周舍容容類胡廣何其
無爭臣哉歲月如流人生何幾晨看旅鴈心赴
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揚越朝千悲而下泣夕萬
緒而迴腸不自知其爲生不自知其爲死也足
下素挺詞峰兼長理窟匡丞相解頤之說樂令
君清耳之談向所未疑誰能曉喻若鄙言爲謬
來旨必通分請仄釘甘從釜鑊何但規規默默
齟舌低頭而已哉若一理存焉猶希矜眷何故
期令我等必死齊都足趙魏之黃塵加幽并之
片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洛孤墳
恒表思鄉之夢干祈已屢嘆慟良深徐君叩頭
再拜

代武皇帝作相時與續南首豪書

夫否終斯泰屯極則亨若日月之迴環猶陰陽
之報復近者數終九厄王室中微聖主欽明還
承寶運即時高祖武皇帝之孫世祖孝皇帝之
子重光累聖紉國承家天下生民孰不歸德賊

勃不涯踈戚希纂地圖信是奸克階茲禍亂自
王宮再淪於醜逆虜馬四飲於江沱社稷玷危
鑾輿幽辱勃身居列岳自御強兵高視越越坐
觀成敗既而天維重綴國步還康翻畫凶圖更
謀神鼎且其兵馬之任資於長昆方牧之權由
於承聖操元戎而斬姪藉國寵而弑君不忠不
義莫斯為甚此春初便遣大都督歐陽頔據口
城主傅泰等兇徒數十遂到臨川吾奉承朝筭
指畫戎略樊滕耿費勦力爭驅天地靈祇水陸
開道獲傅泰不勞於一箭輸歐陽無待於尺兵

偽黨皆俘連城盡拔所收軍資不可稱筭去月
十六日德州刺史陳洪武等願憤迴戈仍梟克
豎一夫挺劍傳首上京萬里澄清人神慶躍彼
豪門著姓典牧方州拘隔天朝亟離寒暑公私
憤歎豈可為懷今王道平夷理增懼怍朱明戒
節比復何如軍士平安境內清謐吾以庸薄叨
秉國鈞恒務牽纏諸有勞弊自天數云否朝禍
荐臻東夏崩騰西京蕩覆身惟許國任在勤王
宣力皇家靡有寧歲一還京師保持鴻業四驅
夷狄奪得江右始則杜龕元惡張彪不恭據有

秦稽連蹤巨震隨機討掩觸向平夷叛臣任約
徐嗣徽等屢引齊虜既踐京師江畔邊城皆為
戎戍賴貔貅騁力衛霍同心殲厥胡夷不日清
殄去年將夏傾國大來鐵騎八千許匹甲士二
十餘萬胡塵飛於北闕虜鼓震於南宮躬率偏
裨聊與挑戰虜便土崩瓦解險赴坑大小皆
擒鯨鯢盡戮三江之上塞水無流千里之間伏
屍相枕生獲大都督蕭軌王敬寶等虜中驍將
唯此數人屢破關西之兵頻取淮右之地一朝
俘斬無復孑遺遠邇驚欣華夷怖懼如聞彼虜

稍是危亡尋命熊羆欲就征討方可以雷行趙
魏電掃幽并混一車書勢在朝暮而侯瑱跋扈
江州公私阻絕即平北賊仍事南討肉袒面縛
歸首闕庭即為申聞優其禮秩台儀不貶位遇
兼常今所擒歐陽頴傳恭等莫不弘宥授其兵
馬處以榮祿坦然遊狎無界懷抱年踰武平國
即清晏君之聞此寧不欣躍但昔緣王事遊踐
貴鄉日想山川依然舊識吾既恭荷朝私位逾
台衮身持帝王之柄手握天下之圖故鄉如此
誠為衣繡故人不見還同宵錦天涯藐藐地角

悠悠言面無由但以情企今者王猷地載化被
無垠浮海窮山罔不咸格揆竿負鼎馳步蒼龍
崖穴丘園爭趨金馬君之才具信美登朝如戀
本鄉不能遊宦門中子弟望遣來儀當為申聞
各處榮祿深加將保念嗣音郵今遣某甲等使
被指此不多陳諱白

與王僧辯書

大清六年六月五日孤子徐君

君疑是古人自稱如王緝書中

亦作王君頓首昔者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之風堯誓
湯征咸用干戈之道至於搖山蕩海驅電乘雷

殲厥克渠無虧皇極若夏鍾夷羿周厄犬戎漢
委珠囊秦亡寶鏡然則皆聞之矣未有膺龍圖
以建國御鳳邸以承家二后欽明三靈交泰而
天崩地折妖寇橫行者也自古銅頭鐵額與暴
皇年檮杌窮竒流災中國王彌石勒吞噬關河
綠林青犢之群黑山白馬之衆校彼兵荒無聞
前史八王故事曾未混淆九州春秋非云禍亂
我皇受命中興光宅天下大寧瑣瑣安敢執鞭
建武栖栖何其扶轂抑又聞之陶唐既作天歸
鳥喙之臣豐畢將興時挺鷹揚之佐明公量苞

金鉉神表玉璜儼袞欽才平陞佇德固以留連
管樂惆悵風雲濡足維時投竿斯在去歲克徒
不騁言次巴丘鼓聲聞一柱之臺烽火照三休
之殿公則懸麾羽扇猶對投壺戎羯咸奔鯨鯢
俱剪樓船萬軸還繫昆明胡馬千群皆輸長樂
於是乎夏首西浮雲行電邁彭波東匯谷靜山
空扼鵲尾而據王畿登牛頭而掃天闕漸臺僞
帥仍傳首於帝京郿塢元克咸剗腸於軍市青
羗赤狄同畀豺狼胡服夷言咸爲京觀公園陵
盡拜忠貴長沙神主咸安勳踰高密重以秦宮

既獲魯殿猶存闢綠草於應門闡青槐於武庫
長安五陵之族鄜杜六遷之民襁負而歸都墀
斯滿鬻脂臍腑遊騎擊鍾故市新城飛薨華室
東莞舊宅人識桑榆南頓荒田家分禾黍豈以
鄉名穀熟邑彌禾興而已哉若夫卦起龍文書
因鳥跡劬勞王室太拯生民自開闢已來故未
之有也雖十六才子明允篤誠八百諸侯專心
同德中宗佐命俱畫丹青光武功臣皆懸星象
棧道木閣田單之奉霸齊綰璽將兵周勃之扶
強漢壤蟲之比黃鵠輟鮒之仰河宗未足云也

孤子階緣多幸叨遙皇華鄉國屯危公私焦迫
邳彤之切長亂心胸徐庶之祈終無開允既而
屏居空館多歷歲時釁犯幽祗躬當勦滅何圖
釁咎災極蒼昊踴暴煩寃肝腸屠殞酷痛柰何
無狀柰何惟桑與梓翻若天涯拔栢栽松悠然
長絕明明日月彌叫無聞茫茫宇宙容身何所
窮制柰何自忝膺嘉聘仍屬亂離上下年尊偏
嬰此酷昔人迎門請盜恒懷發寢之憂當執興
親猶有危途之懼况乎逆寇崩騰京師播越興
居動止長隔山河朝夕饋餽誰經心眼程縻不

繼原粟何資瞻望風雲晨夕嗚咽乃遊魂已謝
非復全生餘息空留非為全死同冰魚之不絕
似蟄蟲之猶蘇良可哀也良可哀也自東都紹
漢南亳興殷脩好徵兵彌留星館韓宣范武方
駕連鑣蘇武張儀朱輪華轂而孤子三危是擯
四罪同科聽別馬而長踰杖歸旂而永慟王稽
反命既無託乘之恩椒舉相逢誰為班荆之位
昔人違齊處魯時降徵求亡晉奔秦猶蒙招請
問管寧於遼左追王朗於浙東竝物譽時賢鄉
門公族懸須應務深挾情祈斯豈庸賤之儔耶

非餘生之敢望也但預在輜軒誠為過誤珪璋
特達通聘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漳水差有黃門
啓封非無青紙詔書郡將州司郊迎負弩鄉亭
里候飾館陳兵豈是復介而奔齊寧當竊妻而
逃晉已焉哉羗難得而言也漢之谷吉捐軀者
幾人楚之申胥埋魂者何極孤子何所歎焉但
頓伏苦廬徙延光畧夫以啁噍燕雀躑躅鳴蹠
含識懷靈未有其痛且夫曾畊雨雪猶尚悲歌
蘇使幽囚無馳哽噎公履忠弘孝冠冕縉紳化
感煙雲量標海岳行糜仲月王政無寒分穀高
年仁風斯遠固以衣纓仰訓黎庶投懷今日惟
惶彌希洪澤雖復孤骸不返方為漠北之塵營
魄知歸終結江南之草孤子徐君頓首

答諸求官人書

自古有吏部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
門胄遂其少多量其官爵但古來數千年非無
明時也非無明主也自有才用雖美階級不通
門戶雖高官資殊屈若斯人者其例甚多請問
諸君此是何義夫一千錢一斛米之多少猶關
相祿况復皇朝官爵上係玄天內典謂之為業

外書稱之為命五行有驛馬之言六甲有官鬼
之說必令驛馬時發官鬼刻身所望偕榮便當
果遂如其不爾決是難諧豈可改尚書任官鬼
驅老僕為驛馬耶若見問尚書何不分判用與
不用許與不許僕答云君非屈滯豈可相期決
言應果若今驛馬差爽便使乖信此關君命僕
何以相答耶若朝散之流行止之屬門戶相似
人才不殊選家斟酌無能為爾若陟大位清官
悉由玄命夫人君賓用並是前緣故宋文帝云
人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玄保梁武帝

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攄自此而
論豈非前業世嘖云圖官在亂世覓富在荒年
梁孝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荊州之禍
敗爾時喪亂無復典章故使官方窮此紛雜自
紹泰太平及永定中聖朝草創爾時州州自帝
郡郡稱王天下干戈尚無條序兼以府庫空虛
賞賜懸乏白銀之寶難得黃紙之板易營假以
官榮代於錢絹又有非舊非勳非地非才託節
將而求官因時人以買位賣官既賤皆為清顯
故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官市中無數四

軍五校車載斗量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
禮樂日富年華主上體成王之風太傅弘周公
之德西戎北狄畏我王威時既清矣時既平矣
何可猶作亂世意而覓非分之官耶凡人所以
稱屈滯者身已不無寸能官乃不及父祖既是
明時可以於邑所見諸賢多踰本分猶言太屈
未喻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等竝為卿相此不
踰其本分耶此天子所用非關選序舊章秦有
車府令趙高直為丞相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
為丞相此復可為例耶僕七十之歲朝思夕計

竝願與諸賢為真善知識曾無嫌隙差可周旋
非欲令君作此怨訴但既忝銜流應須粉墨庶
其允當無負朝寄爾去年疾患亦餘氣息不能
相答通作此書所望諸賢深明鄙意

答李推官書

張宛丘

南來多事久廢讀書昨送簡人還忽辱惠及所
作病暑賦及雜詩等誦詠慶歎既有以起其竭
涸之思而又喜世之學者比來稍稍追求古人
之文章述作體制往往已有所到也來不才少
時喜為文詞與人遊又喜論文字謂之嗜好則

可以爲能文則世自有人決不在我足下與未
平居飲酒笑語忘去屑屑而忽持大軸細書題
官位姓名如卑賤之見尊貴此何爲者豈妄以
未爲知文謬爲恭敬若請教者乎欲持納而貪
於愛玩勢不可得捨雖怛然不以自寧而既辱
勤厚不敢隱其所知於左右也足下之文可謂
竒矣捐去文字常體力爲瓌竒險怪務欲使人
讀之如見數千歲前科斗鳥跡所記弦匏之歌
鍾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固無不善者
抑未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竒哉能文

者固不能以竒爲主也夫文何爲而設也知理
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
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
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
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是
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爲粉澤而
隙開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
累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
使假詞於子貢問字於揚雄如列五味而不能
調和食之於口無一可愜何況使人玩味之乎

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不知爲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濤波激之爲風颺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鼈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

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於易莫簡於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爲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吉人之辭寡彼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爲繁而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爲缺句斷章使脉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詁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說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不知其章及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靡靡似主於奇矣故預爲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質俚而不省也

上趙殿院書

徐節孝

月日鄉貢進士徐積以兩耳病聾不敢走伏節
下謹再拜授僕人獻書運使殿院下執事前年
嘗爲臺官者非閣下乎積思閣下之日久矣雖
病聾數年亦未肯自廢身居布衣而志在朝廷
聞天下有一利未嘗不欲興之聞天下有一害
未嘗不欲去之今有四事不敢與衆人私議謹
與下執事公論之其一曰明經不宜拘注疏其
二曰經分大小其三曰二年一開科場不便其
四曰尊經抑進士何謂明經不宜拘注疏去年

朝廷復置明經科議論者皆謂此科廢來已久
朝廷能復之是復古也於是窮經者與窮經者
相告未窮經者與未窮經者相告而窮經者日
益窮經未窮經者皆思窮經議論者以謂此科
行之十年古人之學可以復而離垂篆刻之學
可以廢也此豈非天下之福哉豈非萬世之福
哉今年乃見所謂明經條制其對墨義帖經對
大義對策分爲八場先四場對墨義帖經後四
場對大義對策其對墨義兼全引注文其對大
義亦具注疏本意此固朝廷欲求談博實學之

一道也然議論者皆謂此制與朝廷建明經本
意不同朝廷本意其大畧蓋患學者之失文浮
而少實雖或口誦其文而心昧其義故特建明
經科使夫樸茂之倫得以發摠其蘊今乃拘以
注䟽之說則是朝廷不貴明聖人經義貴記誦
注䟽而已且學者窮經必先熟誦本經然後觀
注䟽若注䟽之說是則取之若注䟽之說不是
雖一字不取至如窮春秋必先熟誦春秋經然
後觀左氏觀公羊氏觀穀梁氏若左氏之說是
則取左氏若公羊之說是則取公羊氏若穀梁

之說是則取穀梁氏若三傳俱不是則俱不取
傳且不取而况於注乎而况於䟽乎蓋注出於
傳䟽出於注也然大凡注䟽雖多失少得若其
說不至迂繁學者欲應此科亦須勉強而記誦
之今按一經之內積文下注有倍於本文者有
數倍於本文者有十倍於本文者又有倍於本
文而不可勝計者而䟽不與焉使學者如何而
記誦之然而必不得已積日累月劬勞勞雖
無用之說百千萬億亦可記誦但恐學者勞而
無功博而寡要非英儒之學腐儒之學也自非

有爲之士則不肯窮經則不肯拘注疏朝廷必欲使之拘注疏則自有諸科今既建所謂明經科則不宜拘以注疏若必拘以注疏雖其人負孟子之道韓退之之文亦恐無能此科矣且朝廷建此科必欲人應之也今諸科舉人雖能唇腐齒爛記誦注疏之說至精至熟然而竝不知經義窮經之士但明聖人之道而不能記誦注疏則此科將使何人應之哉則是朝廷有復明經之名而無復明經之實也謹按漢之學者皆能精通一經其時固未有注疏其所謂精通者

或得之於心或得之於師精通聖人經義也故其所學如此者於行事如何其列於史傳其見於後世如何以此論之責其通不責其實貴其要不貴其多蓋精者不博博者不精此事之常也至於商農之業百工賤技皆如此也唐之啖趙陸淳此三人者可謂明經矣於聖人之道可謂有功矣然而解春秋多不取三傳而解已意而况於注疏之說乎故後之學春秋者必自啖趙始此皆前世窮經已然之効也自唐虞以來簡策所載天下治亂之本未嘗不繫取士之得

失也而士之所學繫上之教何如爾以此觀之
朝廷固當養育天下英才使之不爲腐儒之計
也且朝廷亦嘗置說書科亦何嘗拘以注疏故
近年多得其人爲朝廷計者莫若取說書科條
制仍以朝廷建明經本議再詳酌而行之以塞
天下之望以網羅天下之英傑以爲萬世不刊
之法豈不盛哉豈不快哉此一事也何謂經分
大小近降明經條制毛詩爲中經周易爲小經
議論者以謂毛詩恐不宜爲中經宜列爲大經
周易若據字數誠合爲小經若據經義得列爲

大經又曰聖人之經不必分大小其三傳春秋
亦不宜各置科只宜特置春秋科使引二傳解
之而附以已說今置科若以春秋爲名則是尊
經之義也若以某氏傳某氏傳爲名則近乎棄
經任傳之義也故董仲舒守公羊劉向守穀梁
歆守左氏此三人者於春秋各守一傳故不能
大明春秋之道此先儒之弊也其孝經論語此
二者聖人言行之書恐不宜爲帖經孟子醇乎
醇者也此三者並宜附於易科爾雅多識鳥獸
草木之名宜附於毛詩科諸所附者皆問大義

謹按帖經所起蓋自唐初劉思立爲考功員外郎遂奏明經加帖甚非古也積亦嘗應進士舉其帖經墨義但互相傳寫一本爾科場之內有同兒戲何益於事哉其帖經不若罷之此二事也何謂二年一開科場不便積常行陝西道中親見西川舉人多是徒步或自提挈或十數人共顧一僕役其甚者破產業而未及至半路或滯霖潦或不幸而有疾病故有不得應舉而歸者雖應一舉亦受盡艱險今又二年一開科場則其遠方孤寒益受其弊也然又有大不可者

今之爲進士者多是不肯治經但於經史之內摘拾題目及賦中要用事迹其甚者只是記誦近年詞賦策論及諸家類題以爲苟進之計今又二年一開科場宜乎學者尤不暇治經尤爲苟簡之計以此論之且宜仍舊四年一開科場或三年一開若三年一開科場亦宜於轉運司類試積夙聞朝廷亦嘗議轉運司類試今誠能如此以一路州府軍監解額定爲轉運司解額使天下舉人只就本路轉運司試不惟便於遠方孤寒天下舉人皆便也而又可以革寄應之

弊也且天下舉人所以多就開封府寄應者亦無他蓋爲本土解額人數少今天下解額又減其半則是開封寄應者益多而舉人之冒法者愈甚也今若轉運司類試總一路解額解額既廣則人皆便之是可以革寄應之弊也其福建一路舉人最多故倍於他路只宜各在本州試圖天下之便者不必同也拘一路者必妨天下也此三事也何謂尊明經抑進士近降明經條制其十通者乃得比進士第一甲今進士及第自三人已前便得大郡通判只是一賦之功其

恩例在明經之上恐非朝廷尊經重道勸天下之本意也謹按明經所學與進士所學浮實大不同其進士恩例宜乎殺於明經當此之時正宜尊明經抑進士凡此四事實關天下大利害固學者之所宜究也古聖人之爲君古賢人之爲臣雖愚夫愚婦菟菟賤人之言未嘗不取而行之未嘗私己之好惡而妨天下之公也至於後世則不然雖有可用之謀可行之議惡其策不從已出徃徃沮而不行但欲行己之謀售己之說惡其議之異於己者此皆不公於朝廷不

顧天下利害也然而豈能掩天下之公議哉豈
能掩萬世之公議哉徒自大其非耳今閣下為
朝廷耳目之官所言所行者當思至公之道則
積之所言合天下之公言願閣下早為之所幸甚

下壻夏侯陟教附

劉車騎

夏侯陟弘之壻也弘下教曰夫統天下者宜與
天下同心化一國者宜與一國為任若必姻親
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為政哉

淮郡文獻志卷十八

